



法華經

徐航

上

宋生之龙

上

徐 航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福州

紫 尘 三 杰

(上)

徐 航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6.5印张 2插页 396千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370

书号: 10368·103 定价: 3.15元

目 录

第 一 章	徘徊	(1)
第 二 章	“抢亲”	(21)
第 三 章	花弄影	(40)
第 四 章	醉竹	(58)
第 五 章	踩障访贤	(76)
第 六 章	风云乍起	(94)
第 七 章	花烛之夜	(112)
第 八 章	决裂	(129)
第 九 章	“摔碗”训顽	(145)
第 十 章	烈焰轻烟	(161)
第 十 一 章	寻盟	(176)
第 十 二 章	洪门宴	(192)
第 十 三 章	深海钓鳌	(209)
第 十 四 章	刘海庙	(227)
第 十 五 章	大会盟	(245)
第 十 六 章	叠韵清波	(264)
第 十 七 章	远嫁	(281)
第 十 八 章	画眉	(299)

第 十 九 章	蛇盘蛤蟆	(317)
第 二 十 章	降神	(334)
第二十一章	惊变	(350)
第二十二章	水火葬	(368)
第二十三章	颍上城下	(385)
第二十四章	失沙关	(404)
第二十五章	兵困正阳关	(421)
第二十六章	小巫见大巫	(440)
第二十七章	“饿狼”归天	(458)
第二十八章	亲情之惑	(476)
第二十九章	私谒	(493)
第三十章	逼降	(509)

目 录

第三十一章	吊丧封爵	(525)
第三十二章	拜寿联兵	(541)
第三十三章	狐媚	(558)
第三十四章	血与火	(573)
第三十五章	凤冠碎了	(589)
第三十六章	华筵魔影	(608)
第三十七章	京畿狼烟	(626)
第三十八章	水泛	(644)
第三十九章	红莲花	(659)
第四十章	三战鱼台	(675)
第四十一章	鸷鸟怪鸣	(691)
第四十二章	双星殒落	(708)
第四十三章	魑魅的戏谑	(723)
第四十四章	英雄泪	(741)
第四十五章	火凤凰	(757)
第四十六章	北返	(773)
第四十七章	浩然正气荡乾坤	(790)
第四十八章	追囚公祭	(807)
第四十九章	胜保的末日	(825)
第五十章	风暴前夕	(845)

第五十一章	三弃雉河集	(864)
第五十二章	血沃山桑	(880)
第五十三章	喜与悲	(899)
第五十四章	劫后	(916)
第五十五章	祸不单行	(932)
第五十六章	祭盟	(948)
第五十七章	星月交辉	(966)
第五十八章	穷途末路	(985)
第五十九章	山吟河啸	(1002)
第六十章	路漫漫 水悠悠	(1019)

第一章 徘徊

经过两年多荒旱饥馑洗劫的淮北大地，今年春天久雨绵绵，春末才放晴。暮春初夏，宿州西北三十里的打鼓山麓风光烂漫，气息温馨。野草蓬蓬勃勃地生长，荒废的田园，嶙峋的岩隙、寂静的山坡，松软的河滩，都是它任意竞争侵袭的领域。花儿也不耐寂寞，经过一番精心打扮，卖弄它的秾艳淡彩，吐露出诱人的芬芳。大大小小的鸟儿深存枝丫中，盘旋山野上，成双成对鸣唱追逐，寻觅情爱的欢悦。自然的节律使凶猛的和温驯的走兽离穴出洞，延续生命的脉息，一代复一代繁衍生息。人类同样受自然节律的支配、温煦的阳光消除严寒，也消融人们心底的冰雪，多少离合悲欢的风流韵事和疯狂越轨的非礼行为都在这如痴如醉的氛围中孕育成形……

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四月的一天，五十多名宿州卫的清军将士在近山的原野上放鹰架犬、驰驱征逐。当山冈村野紫雾消散艳阳生辉时，他们已猎获一百多只獐，兔，雉鸡，鹌鹑，向绿水盈盈的池塘畔靠拢。塘沿栽着柳树，有几户人家住在不远地方，炊烟袅袅，杨柳依依，恬静淡然。

象众星拱月似的，他们向一位三十岁左右的汉子聚拢，抛下

猎物，又控辔小跑，在周围转来转去。这位汉子有一张四四方方的紫红色脸膛，浓眉如帚、双眼略向上翘，经过修剪的短髭连着嘴右角的一颗紫色肉痣，说话时痣上的两根短毫微微颤动，沉思时常捻这两根短毫，象要把复杂的思绪捻成条理清晰的思路。他微有些挑弓腰，肩宽，膀粗，身躯魁伟，穿戴清朝八品骁骑尉的服色，宽厚中具几分威严。随从的五十名官兵身上沾满露水，脸上没有兵油子的烟酒气，神色粗犷，性情豪爽。

紧随这位小武官的一位年轻人是百姓家打扮——削发垂辮，戴实地纱质料六瓣合缝的瓜皮小帽，帽顶的一枚红绒象一簇火焰燃烧；穿白色对襟密扣箭袖衫，外套黑色马褂，蓝色裤管下著爬山虎快靴，肩挎雕弓，腰挂箭壶，网兜内的猎获物已捣空，沾着鸟羽兽毛。他的身材颇长，也是四四方方的脸膛，浓眉斜卧，星眼长挑，鼻梁停匀端直，与小武官模样相近，但更飘逸潇洒，少年英俊，仪表堂堂。

这位小武官是当年名闻淮北的贩私盐总趟主张乐行，那位英俊的年轻人是他大哥张福行的第二个儿子张宗禹。张乐行的坐骑是银鬃白马，张宗禹的坐骑是鼻梁一道白沟的火焰驹。两匹马儿围着成堆的猎获物兜圈子。

几十只半死不活的鸟兽拍打着翅膀，闪着乞怜的目光蠕动着。张乐行跳下马挑出十几只怀崽的獐、兔放在脚旁。雄鹰猛犬抢着扑上去，他厉声吆喝：“收拢鹰犬，别伤了它们。这十几只兔子獐子我放生了。”

随从们拢住鹰犬。一位粗眉环眼，身材高大年约二十四、五岁的汉子冲着他说：“要办善事何必打猎？”

“成汤行猎，网开一面。圣人之心，仁义为怀。”张乐行说道：“我不敢自比圣人，但万物化育，生生不息却是天地间至理。往后行猎时捉大的，不捉小的；捉空怀的，不捉带崽的。”

张宗禹也跳下马，说：“张扬哥，三叔人称仁义光棍，遵守圣人遗训，讲仁义道德，我们叨光也成了贤者。”

十几只獐、兔蹦跳几步，怯生生地从裂开的人马缝中窜出去，潜息林野草莽中。猛犬雄鹰被皮绳铁链拴住，狂怒地牵扯跃扑着。

张乐行环视一周，说：“我不具菩萨心肠，也不想积德行善，只是不愿意赶尽杀绝。”

张扬嗤笑一声，说：“这次南下定远剿卢遐龄，三叔并没多杀人，但他们到底也被赶尽杀绝了！”

阴影悄悄爬上张乐行的紫红色脸膛，象忧郁的云雾笼罩山峦。他抹髭须，捻短毫，微声叹息。

清政府于咸丰三年派兵部侍郎周天爵率三千精兵进驻宿州，张乐行就在那时候接受宿州知州郭世恩的招抚条件，解散捻子，带五十名亲随及五百名官兵随工部侍郎吕贤基，兵科给事中袁甲三南下定远剿打捻子卢遐龄，前不久才回宿州卫汛地。尽管他在招安时曾经申明，捻子犯境，才打他们。可是一旦戴上花金顶官帽，穿上绣犀牛官服，就象牛穿鼻子，马笼辔头，一道公文下来还是不得不挥刃控弦，驰进闪着血光的迷雾中去。这不能不使他痛苦，不能不使他象负债似的扼腕叹息。

张宗禹并没有随三叔吃饷，也没有南下定远，前两天刚从雒河集张老家来探望三叔。他岔开话题，说：“南方闹老毛子，成立太平天国，三叔也会与老毛子交锋的，此后步步高升，前程无量，不过淮北百姓会骂你。”

“为什么？”

“他们盼望老毛子义师北上，解民倒悬，争着献枣、献灯、献鸡。”

张乐行眉毛一挑，问：“这是什么话？”

“早登大基！”张宗禹爽爽朗朗地说：“百姓盼望老毛子早

登大基！”

塘水清冽冽的，几只大白鹅在碧水上荡漾，红冠象一簇珊瑚，与天光云影一起被摇碎，又一起缀成新的镜面。张乐行找一块石板坐下，从箭筒中抽出尺把长的玉嘴银头乌木烟管，从荷包内撮了烟丝，磕碰火刀火石燃了火绒，点了纸媒，抽几筒烟。

张扬牵着马走来，问：“三叔，还打不打围？”

“打个小围，别跑远了。”张乐行喷出一小圈一小圈烟雾，又说：“我没了兴趣，你们自个儿玩去吧！”

张宗禹说：“风云变幻，天下多事。三叔静思一会儿也好。我陪他吧！”

张扬说：“打围散心，怎么又烦恼了？”

张宗禹挨着三叔坐下，对跨上乌锥马的张扬说：“似三叔这样人物，只有吞吐日月，呼吸虹霓才能稍舒积郁。”

五十骑勇士成半月形阵势向茫茫原野兜去，张乐行凝视他们的身影，张口喷出浓浓的烟雾。

这五十名骑士是他的亲随部众，大都是本家弟侄和雒河集乡亲，内中有张宗禹的大哥张宗导、三弟张宗先。张扬是远房侄儿，统带这一队亲兵侍卫。

张宗禹见三叔沉默不语，也不开口烦他。忽然间他站起来向草丛走去，拨出几堆白骨。

“白骨饿殍随处可见，这两年饿死了多少人啊！”张宗禹重又坐下，说道。

张乐行叹一口气说：“今年下了几场透雨，总算舒了一口气。照晚①青黄不接，还是有人饿死。不是这一场大灾难、我也还是淮北贩私盐的总趟主。”

“三叔，你还记得圣井甘泉祈雨救灾的事吗？”张宗禹回忆

①照晚——淮北方言，现在、眼下的意思。

似地说，“那时是咸丰二年三月初七日。两年时间一晃而过。”

圣井甘泉在蒙城西北四十里，同涡阳晚渡，慈氏晚钟，庄台蝶梦，西桥夜月，漆园春雨，狼峰霁雪，冷涧垂虹组成山桑八景，曾是古代旅游胜地。传说往年闹旱灾时只要舀一碗圣井甘泉祈祷，可以消除旱魃。近些年大闹旱灾，圣井甘泉被舀干了，天上还是滴水不降。

那年三月初七日 is 祈雨的最后一天，法坛上领头的是滇南来的一位全真道士，他能诵《木郎咒》，可以祈求昊昊上苍斩旱虹，驱雷电，兴云布雨，七天之内立见效应。

六天过去了，天空还是瓦蓝瓦蓝的，一丝云彩也没有。第七天一大早，全县官绅士庶跪在祈雨法坛下，黑压压一大片人裹在如雾的香烟烛火中，连气也透不过来。

全真道士是个中年人、披发跣足，穿乾三连，坤六断，坎中虚，离中满的八卦道袍，仗剑踏罡，时而默默祝祷，时而高声诵咒：“轮晶瑶辉，玉池东盟。威严者命，青童掷火，万里坎震。宫雨骑迅，发来大濛……赤鸡紫鹅飞无穷，摄虎缚崇送北丰。敕紫虚元君降偈，急急如大铨大师律令。”

这一段《木郎咒》曾广为印发，让百姓同声诵念以感动上苍。可是，六天过去了，人们的虔诚祷告逐渐被失望与惶恐所取代。官绅大户不耐长跪困顿，一个个溜走了；短褐敝衣，见踵露肘，垢脸蓬首的庄稼汉求生情切，仰望蓝天赤日，不安地蠕动着，发出绝望的嚎叫。

离张宗禹、张乐行不远的地方有一位皓首老汉，他手搭眉梢，仰望苍天，云彩宛如鲤鳞，又似断续悬梯，天穹赤霞如火，纹丝不动。

老汉长声叹息，眼角挂着浑浊的泪水说：“俗语说：‘老鲤斑云障，晒杀老和尚’，又说：‘楼梯天，晒破砖’，天老爷吝

惜雨水象吝惜金子一样啊！”

人们垂头丧气，低声咒骂，唏嘘痛哭。一个人摇着老汉的胳膊祈求说：“你老人家再算一算，几天内会下雨？”

老汉掐指默算，摇摇头忧郁地说：“古谣谚说‘甲寅乙卯晴，四十五日放光明；甲寅乙卯雨，四十五天看泥水’，‘久雨久晴，多看换甲’。甲寅那一天没有雨，乙卯那一天也没有雨，还要旱一个月半。”

天上一片火，人们心中一团火，绝望的眼光与久旱的阳光交迸，激射出炽热的火焰，漫烧成汪洋火海。

旱魃挥舞火焰长鞭横扫千里淮北，荒凉的大地无情地吞噬着有情的生命。阴阳失调，水火不容，人们疯狂了，整个世界也疯狂了……

一位五十多岁浑身浮肿的男人脸色发绿，栽倒在地上抽搐几下不动了；一位十来岁的男孩瘦得三根筋挑一个头，踉跄跌倒，翻几下白眼，咽气了；象是疾病蔓延，又有几个人栽倒，蜷缩着身子死去，哭声、哀叹声，咒骂声混成一片……

皓首老汉悲怆地说：“人人都得死，早死一天，少受一天活罪……”

他无力地倚在一位中年人身上，两个人晃悠几步同时跌倒，蹬几下腿安息在炙热的大地上。

张乐行的心口要炸裂开了，一串泪水滚淌而下，昏昏沉沉地挪动脚步，向一棵老槐树走去。老槐树象受了“寸磔”刑，一块块一片片被人剥了二层皮，树腰一块尺把见方的暗黄色木质上赫然刻着两行字：“妖道淫僧，一灵牌击退风云雷电；贪官污吏，九叩头迎来日月星辰。”

他倚在树干上想道，有识之士毕竟没有绝尘，官府不减捐税，不赈灾救民，反而虚糜钱粮，迎神祈雨，纵然闹得沸沸扬扬

仍是无济于事。可是，出路在哪儿？江河塘池干涸，地表少了一层绿被，少许的浊水浇上去“滋滋”作响，一滴不留！闹粮荒树皮刨光，草根挖尽，唐集还卖人肉！行善赈饥，哪来那么多的粮食？他家祖传几十亩田地，薄有积储，贩私盐的赢利也够开销一段日子，可是开棚施粥以来，饥民如潮，三个粮仓挖光了，井深绳子短，往后怎么办？

张宗禹，张扬，张宗导，张宗先解开系在老槐树枝丫上的缰绳，宗禹说：“咱白跪了一个时辰，白叩了几十个头，真不值得！”

张扬说：“妈的，膝头都红肿了，妖道该甩进茅坑！”

年轻人性浮心粗，哄然向法坛奔去。张乐行大声疾呼：“回来，别乱嚷乱动！”

他们又回到老槐树下，宗禹指着树干的揭语，说：“真消不了气，人都饿死了，老道还在骗人！”

“老道正下不了台，咱拆散法事，上了他的当！”张乐行又说：“没有雨，怎么捱过这一场灾荒啊？”

张扬说：“咱家的粮食都挖尽，也要去拉瓢逃荒了。”

张乐行捻一捻肉痣上的短毫，一挥手说：“大中日子主儿^①家是大囤尖，小囤满，咱带大伙儿借粮去！这一带无粮可借，到河南，山东打哨聚粮！没有路可走了，造反也罢，结捻也罢，谁挡路，谁不让活，就跟谁拚！”

.....

风吹柳丝摇，水面泛起涟漪，鹅儿依然悠闲自得地游来游去，不时引颈长鸣，呼应北去大雁的嘹鸣声。

张乐行与张宗禹的耳畔回响着两年前大闹粮时的歌谣：“咸丰年，大贼年，涡河两岸草吃完；地丁银税逼着要，等死不如起来反。竹竿子能挡西瓜炮，齐头镢能把妖兵赶，一打打到北京

^①日子主儿——淮北方言，指财主。

去，咱坐一坐金銮殿！”“今年旱，明年淹，草根树皮都吃完；印子钱翻一翻，一石变成两石三；不在捻，咋能活，跟着老乐创江山。”“葛花树，弯又弯，拧成劲能上天，老乐结起穷光蛋，还怕搬不掉皇家的官？”

这些民谣如今回味起来多么亲切，仿佛一阵春风吹醒冰冻的大地，深埋心底的朦胧愿望苏醒了，他清晰地记起自己如何号召饥民起反结捻：“乡亲们，你们瞧着老乐是条汉子才拖儿带女找来。我老乐光腚卖裤子也心甘情愿与大伙儿共渡难关，我有一个馍，要掰一半给你们。我的粮食挖尽了，同你们一个样，不闹粮就活不下去。乡亲们，随我到日子主儿家闹粮去吧！”……

从此，大大小小几十股捻子和饥民在涡河、淝水一带闹粮。先是在境内流动，后来哪儿有粮闹到哪儿，从皖北到河南，到山东，几十万人在寻求粮食，寻求活命。他们有时集合几股、十几股攻下富裕的圩寨，开仓赈济，匀分粮食衣物，不失捻子重义气，轻财物的侠义风尚。但大鱼吃小鱼，以强凌弱的竞争法则同样残酷地支配着一部分捻子的活动，捻子大小趋主，饥民群大小首领所怀抱的宗旨，他们的个人气质、品性也使临时凑合起来为自身生存而挣扎的流民团体具有不同的风貌。大流动、大竞争的蒙昧阶段，小股小股的捻子聚成大股捻子，一些残害百姓的流民团被淘汰，被消灭，而另一些胸怀大志的首领极力整顿风纪，芟除芜秽，安民救民，使捻子走上创江山打天下的道路。张乐行走的是第三条路，但是在永城之后，他弹压不了一部分滋事的部众，又无力抵御周天爵三千精兵的攻剿，迫不得已弃捻从军，接受招安。这条路坦坦荡荡，使他得到暂时的安宁但却遭到他的二哥张闵行、侄儿张宗禹的反对。他们拒绝当官家的鹰犬，护送张乐行身染重病的妻子方氏和幼儿张禧一道回雒河集。半年后方氏弃世，张乐行忙于军务没有回家，这次张禧没有随宗禹来，他很纳

闷。

一群雏鹅游近，黄绒毛闪亮，他想到儿子，问道：“禧儿在家还不顽皮吧！”

张宗禹明白他在想念儿子，一边攀折柳条，一边不经意地说：“禧弟半天练武，半天习文，有空时叨念你，可是不想来这儿探望你。”

张乐行肉痣上的短毫跳动两下，不安地问：“为什么？”

“他说你当了‘拖尾’，不是捻子，他长大了要当捻子。”

他捻着短毫苦恼地说：“这都是你们调教出来的。我走我自己的路。”

“三叔，你走岔了路。你知道家乡的捻子怎么说你？”

“他们说了什么？”

“他们有个比方，周天爵、郭世恩收抚你，象用金丝笼圈养鹰鹫，是个绝招。”张宗禹恳切地说“三叔，你自幼浪迹江湖，称雄草莽，仁义布于四方，有胆略，有人望，可以号召淮北捻子。可惜你却接受招安，断送前半生英名，成了有始无终的人。”

象有小兽在心口啃咬，引起阵阵剧痛，张乐行猛力扯下柳条折成一段一段丢进池塘。“我没有忘记自己的抱负，我不是委琐小人。你瞧那些鹅！它们的红顶子多神气！我要挣一个红顶子还得杀千千万万的百姓。”他眺望远逝的雁群，又说：“我不如远逝的大雁，它们自由自在振翅于霄汉之上，我却受制于人。在定远我目睹卢遐龄惨死，几乎要疯狂了。”

定远捻子首领卢遐龄兵败被俘，凌迟处死。张乐行永远不能忘记卢遐龄临刑前的凌厉一瞥！那目光是绝望的，但没有一丝一毫的哀怨，没有一星半点的后悔！那一瞥刺痛了他，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他的心灵受了挫伤，惊惶地发现，达官贵人的仁慈悲

悯与屠夫的凶狠残忍竟能如此和谐一致！

“你吃饷当官只能为虎作伥，日久月深忘了根本，铸成终生悔恨。”张宗禹说道：“你可以走你的路，一辈子安享荣华富贵，我是不会走这一条路的。淮北捻子有它自己的路，近年来韩大老万、侯老士、苏老天、任乾、刘饿狼都很有声势，他们将取代你成为淮北捻子中的风云人物。”

“你当时不也在永城？捻子一些人不分贫富良莠玉石俱焚，这不象一群蝗虫在啮咬在毁灭一切吗？打哨闹粮救活了一部分人，但也给各地百姓带来祸害，仁义的雨露不能泽被天下，你能责备我吗？”

“官兵就没抢掠，就没有烧杀奸淫？你们在定远不也是把一村一庄夷为平地？闹粮那阵子，捻子中确实有人不遵守约束，滋扰小康之家，给平民百姓带来祸害，久历荒歉饥馑的人，一旦进入富庶城镇难免出轨，比起官兵下乡时的暴行，算得了什么？况且，部众滋扰罪在首领，他们散漫滋事，你也不能辞其咎。”张宗禹又说：“韩大老万，侯老士，苏老天近年来极力整顿风纪，他们的部众遵守约束，淮北捻子再也不是一盘散沙了。”

“要整饬风纪必定要杀违法的捻子，我不忍心自相残杀。既然拴不住他们的心，捆不住他们的手脚，宗禹，我还有什么路好走？”

“三叔，我从小追随你，知道你是一个关心民瘼，好打抱不平的人；你的仁义胸怀博得淮北百姓的赞扬，淮北捻子倚你为长城。照晚你在糟踏自己，百姓心寒，捻子齿冷，你的解民倒悬，恢复大汉河山的抱负，也成了虚话儿。”

张乐行深深叹一口气说：“我从没象照晚这么困惑，这么苦恼。周天爵、郭世恩用心笼络我，我总不能无缘无故撂下脸杀出宿州，反回雒河集吧？”